

芫羽贩梦馆

芫羽

把手里的系列都结束后，芫羽莫名其妙地就写出了这么一本怪书，交稿后不禁怀疑自己是怎么写出来的？明明记得一开始在想一则校园故事啊……出版社的慎芬说我大概被那个恶灵蒋霸山给附身了，才会写出这种小说。哇，真的假的？想来还真有点毛毛的耶！

哈哈，不闹了，恐怖气氛制造得不错吧？其实会办出这样一个前世今生兼古怪的故事，大概是紧绷了许久的神经倏地放松了，总觉得可以任性“作乱”一下，加上最近灵异歪风横行，芫羽若不来插一脚，岂不可惜？至于读者们接受与否，就全凭各人喜好了。

自从卢卢帮芫羽在网络上设了个网页后，参观人数以飞快的速度增加，真感激大家的支持与鼓励，看到许多人的留言，都让芫羽既感动又开心，希望大家有空都能上网去看看，“芫羽贩梦馆”真的很有看头哦！

下一本书可能会是许多人期待了许久的古代作品，不过，芫羽阴险地加上了“可能”两字，这样才不会临时有变时被大家骂惨了。呵呵，没办法，谁知道下次会不会像这本书一样又中途变卦，总得先替自己找好台阶才行，是不是？又逢考季。祝准考生们都能金榜题名，万事如意。大考完毕，别忘了看芫羽的小说来犒赏自己哦！

好了，这次的序就让芫羽偷懒吧！炎炎夏日，我得去想办法降温了，下次再见！

第一章

几乎每一场婚礼都会显得喜气洋洋，好象只要一对男女宣布要结婚，就能得到众人的祝福一样，不管三七二十一随便丢红色炸弹，硬逼着亲朋好友大老远地带着红包来喝喜酒，然后一餐就把这些人全部打发掉。

不过，看着新人们卿卿我我地携手向众人敬酒，有个人的耐性终于达到了极限可恨啊！我希望他们不到一年就离婚！

黎智蔷坐在离新郎、新娘最远的一桌，边用力吃着每道菜，还在心中诅咒着。

不能怪她这么恶毒，谁要新郎直到三个月前还是她的男友呢？她可不屑表现得多有胸襟，自己的男友跟别的女人闪电结婚，难道还要她举杯高呼恭喜，谢天谢地？哼！门都没有！她没拿酒瓶砸得他满头包就不错了，有几个人会像他一样阴险又没心没肺？结婚还不忘寄喜帖给前女友，妄想从她的荷包再骗出一点钱？无耻！她会包红包给他才有鬼！这一顿不白吃白喝他一场的话，就太对不起自己付出的感情了。

一口仰尽杯中的乌龙茶，她的眼中射出两道凶恶的光芒，扫过笑得花枝乱颤的新娘，愤恨更如激流在她横膈膜中钻来钻去，疼得她皱眉。

那女人哪一点比她强了？没她高，没她瘦，没她漂亮，那种货色随手

在路上一抓都是一大把，偏偏她就是被一个远远不及她的女人击败！

这是第几次了？她摇摇头，几乎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失恋，不知是不是命中注定与爱情无缘，她的感情路一直走得比别人波折且辛苦，就像每一部电影或小说中那个可怜的女配角，总是在最后关头输给了正牌女主角：这是什么道理？难道爱神的眼睛给屎蒙住了，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忽略了像她这种各方面条件都不差的女人？二十五岁，虽不见得美艳夺人，但也称得上眉清目秀，气质高雅，及肩的头发削得层次分明，正好衬出白皙的小脸蛋，一六三公分的修长骨架，再加上 34、24、34 的标准三围，家世清白，拥有固定收入，没有不良嗜好……这么优秀的女人竟是个情场上的多年败将，这种悲哀岂是区区“无缘”两字就能搪塞？爱神啊！你未免也太久没好好关照我了吧？没好气地大口咬嚼着每一道菜，她在心里大声抗议着，这世界果然是不公平的，什么风水会轮流转，根本全是既得利益者想出来哄骗人的废话！

由于专心地生着闷气，她没注意到新郎、新娘已走过来敬酒，正塞得满口的食物，一张俏脸鼓胀成肉饼一样，猛抬头，正好撞见前男友惊讶后又转成嘲弄的眼神。

“哟！黎智蔷，我没想到你真的来参加我的婚礼……”他当初寄喜帖给她不过是要展现一下虚荣心，并且气气她而已。

“你都敢邀请我了，我怎能不来呢？”管不着自己脸上的扭曲变形，她硬是提起全副精神备战。

“是啊，你就是这样的女人，什么事都横冲直撞的，倔强又爱斗气，真让人受不了。”他毫无口德地当众批评她。

“孙国钦，你……”她气得面红耳赤，一口肉差点因此梗在喉咙，噎死自己。当初为何会爱上这个男人的？她真是瞎了眼睛！

“她是谁啊？国钦。”新娘察觉出他们两人之间的不寻常，脸色不悦地插嘴问道。

“她啊？只是一个朋友，不太热的朋友……”孙国钦轻蔑一笑，携着新娘就要转往下一桌敬酒。

“笑话！我们不太熟？交往了一年又三个月会不熟？我连你屁股上有几颗痣，还有你“那话儿”有多短都一清二楚！”黎智蔷往桌上用力一拍，霍地站起，大声咆哮。

顿时，嗡嗡的嘈杂声停止了，场面变得好安静，几十桌的宾客们都睁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盯着她，被她露骨的话惊骇得忘了要动筷就食。

孙国钦和他的新娘的脸色就别说是有多难看了，在这种场合冒出这要人命的话，要他们的脸往哪搁啊？黎智蔷一嚷完就抬起皮包，低头闯出几百只眼睛汇集的尴尬之地，匆匆地奔出宴会厅，冲进正好打开门的电梯内。

“天！让我死了吧！我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糗？我是猪！我是笨蛋！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呆子！”她就将头靠着镜子，捶胸顿足地低喊。

瞧瞧她把自己弄成什么德行？为什么她要来自取其辱？又为什么要这么沉不住气？为了孙国钦那个痞子丢脸值得吗？虽是泄了点怒气，但被她自己这么乱喊一遍，人家搞不好还以为她和孙国钦上过床了呢！

该死！奋力举手敲打自己的头，她懊恼得真恨不得让时光倒流，重新来过。

“小姐……你要到几楼？”一个浑厚温和的声音倏地在这个一坪不到的小空间响起。

黎智蔷一惊，抬起头，从电梯内部的镜子中对上了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个长得斯文尔雅的男人正倚在电梯门边角落，以一种奇特又怪异的表情看她。

电梯中原来不只她一个人，那她方才自责的话不就全部被他听见了……她羞愤地咬着下唇，闷声道：“我要下楼！我恨不得立刻从这个地方消失！”真倒霉，为什么她总是遇到这种让她无地自容的窘况？“但现在电梯要上楼，你得等一下了。”男人说完又看了她一眼，才背过身盯着楼层显示屏。

她这才发现电梯正往上攀升，而非下降，于是气急地上前伸手想按一楼的按钮。

但是她的手才刚越过那个男人的肩膀时，他突然迅速地闪身，像在躲避什么恶疾传染病似的往后方移开。

黎智蔷的手就这么僵在半空，被他那嫌恶的行为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愤怒。

“你躲什么躲？我又不是妖怪！”她横眉竖眼地骂道。不过是被无数个男人甩了而已，这个陌生男人凭什么用那种看巫婆的眼光瞄她？那男人双手环在胸前，仍旧是一副小心戒慎的模样。

“你不是妖怪……但你后面的却是！”他不疾不徐地说着。

“我后面？”她马上回头，但只看见自己映在镜中的影像。“少鬼扯了！这里就只有你和我两个人而已！”她又转过头瞪他。

“人是两个，可是若再加上鬼的话，这电梯里就有三个……”他压低声音说着。

“停！”黎智蔷被他说得浑身发毛，忍不住厉喝：“你别想随便吓人，我最不信什么神鬼之论。”“信不信由你，反正也不关我的事，那个‘家伙’正趴在你肩上瞪着我，警告我别再多说，我可不想惹怒他。”他说着扬了扬眉，转过身，正巧电梯门打开，他便急忙地冲了出去。

“等等……”黎智蔷被他说得背脊窜起鸡皮疙瘩，再也不敢一个人待在电梯中，紧跟着他后面跑出来，拉住他的手大喊：“你给我解释清楚！什么东西在我背后？你说！”“就当我是开玩笑吧！别放在心上。”男人皱了皱眉，觉得自己太多嘴了，于是赶快改口澄清。

“开玩笑？你不去找别人开玩笑，偏偏找上我这个才刚被抛弃的可怜女人胡诌，你还有没有天赤啊？我这颗心再也受不了一点点惊吓了，你知道吗？”一听他只是随便开玩笑，她就更加生气。怎么？她已经落魄到任何人都想要着玩的地步吗？“哦？你又被人抛弃了？”他一征，有点兴味地盯着她。

“‘又’被？你话里是什么意思？”她微愕。这个男人怎么会知道她常被男人甩掉？“唉！你会被甩是理所当然的嘛！你背后缠着你的那位仁兄一直在替你赶跑男人，你若想有个好姻缘，劝你想办法先把缠着你不放的那家伙赶走再说。”他说着轻轻扳开她的手，走向他在这家饭店订下的房间。

他……他在说什么？黎智蔷杵在原地，简直被他的话吓呆了！

她背后有什么“家伙”？神经质地猛拍肩膀，她开始呼吸急促，全身发抖。他该不会是指她沾上了某种什么“阴邪不净”的脏东西了吧？“你……你给我……给我站住！”声音发颤地叫住了那个捣毁她平静的男人，她跑向他，一把揪住他的衣襟，喘着气骂道：“你……你这个玩笑开得太过分了，先生。”“我很抱歉吓着了您，不过，我天生就有阴阳眼，老是看到一些不该

看的東西，才會忍不住對你說。別太介意，那東西可能不會傷害你，我想他是非常喜歡你，才會緊纏着你不放……也許他是你前世的情人吧！你就像以前一樣，別理會他就行了。”他故意說得輕描淡寫地想緩和她的恐懼。

“被你這麼一說，我還能像以前一樣不在意嗎？”她驚喘一聲。這個有陰陽眼的男人分明是要晃點她！

“呃……或者建議你去找個通靈的人幫你解掉這個桃花厄運，這麼一來，你的婚姻與感情就會有出路……啊！”他說到後來，陡地張大眼睛，低呼一聲。

“怎麼了？”她被他的表情弄得心驚肉跳。

“你的“朋友”生氣了，我就不打擾了。”他說着推開她，匆匆走開，走進了他的房間。

她的“朋友”？媽……媽呀！那人說的到底是真是假？真有個“XX”一直跟着她？不會吧……可是，他說的都沒錯啊，她的感情的事從來沒平順過，那場場的失戀就像有人故意從中破壞一樣……故意！

她的心猛地一棟，寒毛直豎，抖着雙腿從樓梯間衝下樓，忙不迭地逃出了大飯店。

為什麼好端端的會遇上一個陰陽眼怪男？為什麼要讓她知道這種可怕的事？她到底該不該相信那個男人說的話？可惡！這下子，教她日子怎麼過下去啊？她寧願什麼都不知道地抱怨，也好過此刻被這麼詭譎的事給吓死。

她像隻無頭蒼蠅般攔了出租車就住往處奔去，心中像被投進一顆大石般翻攪着，恍惚間，一向大胆的她竟也會錯覺夜空中呼呼的風聲，聽來就像鬼魅得意的狡笑……

“老天！你那天真的對孫國欽說了那種話？”黎智薔的死黨好友莊玲遙一手撐額，笑倒在沙發上。

“是啊。”黎智薔瞪着兩隻熊貓眼，泡了一杯咖啡給她。

“那不是很過癮嗎？”莊玲遙繼續大笑。

“過是過了癮，可是賠上的是我的清白，現場幾百個人都會認為我和那混球有一腿了。”黎智薔噘着嘴趴在小客廳的矮桌上。

“那又有什麼關係？交往一年多的男女沒上过床說出去誰會信？你的性愛活癮也許是一直找不到良人的原因。”莊玲遙取笑地說。

“這有什麼不對？把第一次獻給未來的丈夫是天經地義的事！”黎智薔激動地捶着桌子。

“是沒錯啦！不過男人們或許受不了這點……”莊玲遙諷刺一笑。

“這我知道，可是我就是沒辦法，每次只要有人對我提到上床，氣氛就會變得很奇怪，好象上床變成一種酷刑一樣……玲遙，你說，孫國欽是不是因為這點才離開我？”她哀傷地瞅着老友，睡眠不足的黑眼圈看來更明顯了。

“別管那痞子了，他早該受點教訓，幸好你沒把身子給了他，你和他那種大男人在一起根本不會快樂，我就想不通你怎麼會喜歡他，還為他的結婚傷心得睡不着。”莊玲遙搖着一頭薄短发，她對孫國欽一丁點的好感都沒有。

“哎，我睡不着可不是因為他，我睡不着是因為我最近有點害怕……”她雙手捂着臉，驚懼再度湧現。

天曉得，這三天來她是怎麼活下去的，自從聽了那個陰陽眼男人的話後，她每當下班回到這個小套房就會吓得不知所措，洗澡時怕那個肉眼看不

见的“家伙”偷窥，睡觉时更怕被骚扰，更严重的是只要天一黑她就开始紧张，就这么几经折腾下来，她几乎夜夜难眠，搞到后来根本无心上班。

“害怕什么？”庄玲遥奇道。自她认识黎智蓄以来，就从未听她说过害怕两字。

“婚礼那天我骂完了孙国钦后，在电梯里遇见了一个男人……”黎智蓄吞了一口口水，小心解释。

“哇！你又坠入爱河了？”庄玲遥大喊。

“不是啦！你以为我是花痴啊？随便一个男人就能恋爱啊？”她瞪了老友一眼，随即又道：“那天我出了大糗，一头栽进电梯，才发现电梯里有个男人，那个男人一直用奇特的眼神看我，我被看得火大，就生气地问他看什么，结果……”说到这里她又觉得毛骨悚然。

“结果？”“结果他说我的身后一直跟着一个“脏东西”！”她左看右看后，才附在庄玲遥耳边悄声地说。

“什么？”庄玲遥惊叫地跳离她身边。

“他说，我被“那种东西”给缠上了！”她惨着脸低喊。

“不……不会吧！”庄玲遥惊讶地瞪大眼，这种事感觉上应该是科幻小说或是连续剧里才会发生。

“希望不是，但是被一个自称有阴阳眼的人这么说了之后，你还能平静得了吗？”她搓着头发，无力地仰倒向沙发。

“哎！那人是不是想向你推销什么宗教信仰才这么说啊？小心点，有很多神棍都利用女人的这种害怕心理骗财骗色。”庄玲遥不太相信地警告她。

“没有，他既没向我推销宗教，更没提到什么信仰观念，他只说，我若要有好姻缘，最好赶快找个会通灵的人把“那个东西”驱走……”她说着眼又猛搓手臂，脸色发白。

“他有没有说是什么东西？”庄玲遥也莫名觉得房间阴森起来。

“一个男的……很喜欢我的男的……”说到这里，黎智蓄又不禁回头瞥了一眼，声音发颤。

“我的天！怎么会有这种事？你……你自己曾经看过吗？”庄玲遥抓起靠垫抱在胸前。

“我哪可能看得见？我的八字重得很，从没看过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你不记得了，上回我们一起去泰国，你和同团其它的人都说睡不好，但我却一觉到天亮，什么感觉也没有。”黎智蓄双手一摊，正因为从没见过，所以她才不信鬼神这种无稽之谈。

“是啊，那一次事后导游才向我们坦白住宿的那间饭店以前是坟场，吓得每个人都尖声惊叫，可你……你却像个没事人一样，依旧好吃好睡。”庄玲遥想起她的百“毒”不侵，就啧啧称奇。

“所以啊，要我如何去相信那个电梯男人说的话？像我这种从没撞过鬼的人怎么可能会被鬼盯了好几年……”“喂，会不会……你到泰国之所以都没事，是你背后那个厉鬼把泰国那些小鬼全赶跑了……”庄玲遥突发奇想。

“哇！别说了！太恐怖了！”黎智蓄连忙捂起耳朵缩在沙发角落。

“有可能哦……想想，你的爱情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甚至都无疾而终，到最后不是男友跑了，就是情侣变仇人，这莫非正是有什么人从中作梗……”难得看死党被吓得六神无主，庄玲遥恶作剧地又加强了语气。

“玲遥，不要说了啦！我都快被这件事烦死了！”黎智蓄把头埋进双膝中

间，真希望把听来的事全都忘记。

“好了，不吓你了。这样吧！我陪你再去找个通灵人士确认一下，毕竟这种事单凭一个人说说怎么能信，对不对？”庄玲遥不再逗她，提出良心的建议。

“可是，你有认识哪些通灵人吗？”她抬起头问。

“去翻电话簿啊！”庄玲遥直截了当地说。

“拜托！你不怕遇上骗子，我还怕咧！电话簿上那些江湖术士有几个有真功夫？”黎智蓄气呼呼地骂道。

“要不，上网络求救，保证会有一大堆人前来替你驱鬼！”庄玲遥又出馊点子了。

“你给我正经一点行不行？被鬼缠的不是你，所以你才这么敷衍了事吧？”黎智蓄敲了损友一记爆栗，心中有气。

“冤枉啊，小蓄，我真的很努力在替你想了嘛！”庄玲遥抱头鼠窜，冲到矮柜前，正好看见她和黎智蓄在她妹妹的学校拍的一张照片，登时眼中一闪，大喊：“有了！”“有什么？”黎智蓄吓得身子一僵。

“我想起来了！我妹跟我说过，他们系上有个讲师好象会帮人卜卦算命，听说还满准的，要不要去找他算算？”庄玲遥兴奋地拉住黎智蓄的手大喊。

“你妹系上的讲师？可靠吗？”黎智蓄怀疑地问。

“拜托，好歹是个大学讲师，不会靠不住啦，我妹学校已有许多人找他算过，应该没问题。而且她刚开学，闲着也是闲着。”庄玲遥说着已拿出手机，拨给她妹妹。

“是吗？一个大学讲师……”黎智蓄有种说不上来的不安，总觉得心里闷闷的。

“喂？琴遥，你之前说你们系上有个讲师会算命，他明天有课吗？”庄玲遥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打听再说。

“有啊，你要干什么？”庄琴遥奇道。

“小蓄要算命啦，明天我带她去找你，你帮我们介绍那位讲师，可以吗？”庄玲遥朝黎智蓄眨眨眼。

“小蓄姊要算命？她不是最不信这一套吗？”“哎，人总有转性的时候，一句话，你帮不帮？”庄玲遥端出大姊的口气。

“要帮是可以，但我可得先把话说清楚，阙老师个性有点古怪，他算命是看人的，我有几个学姊就被他拒绝过，所以别抱太大的希望。”“这么跩？”庄玲遥皱起肩头。

“他不是跩，其实他人很好，长得酷酷帅帅的，我们学校好多女生迷他耶。他说有些人不适合算命，算了之后会让对方情绪更糟，所以他才有选择性的……”庄琴遥一径替老师辩驳。

“好了，既然这样，我们明天就去找你了，别乱跑哦！”“好吧！我等你们。”庄玲遥说完就挂上电话，同黎智蓄比了个“OK”的手势。

“搞定了，明天就去！”“明天要上班耶！你妹人在台南，好远，我看在台北找个人看看就好了……”黎智蓄一想到要到台南去，就觉得力气尽失。

“喂喂喂！你别出尔反尔好不好？是你自己怕找不到信用可靠的相命师，我才找给你的，现在又嫌远？我都能请假陪你去了，你还在迟疑什么？”庄玲遥翻个白眼，指着她的鼻尖斥责。

“唉！我们部门新来一个主管，好象对我有意思，他从前天就一直问我

有没有空……”黎智蔷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她的恋爱运其实一直很频繁，只是每当进入状况后，原来的浓情蜜意就会立刻烟消云散，两人之间突然变得容易吵架，然后她一下子就被三振出局。

现在回想起来，的确有点不寻常。

“你若不先想办法把你后面那个“东西”赶走，这场恋爱说不定又是白谈！”庄玲遥不客气地泼她一盆冷水。

“说不定根本没有那回事……”她还想逞强。

“搞不好就是有！”庄玲遥冷笑。

“哇！你已经信了？”她惊叫。

“这种事宁可信其有，我要是你，今晚就搭车去找我妹妹了，根本睡不着。”“好吧！好吧！去看看那位仁兄吧！看能不能一次就把事情搞定。”黎智蔷投降了，她也希望早点挥开这层阴霾，免得终日提心吊胆的，活得痛苦。

“就这么说定，我先帮你订机位，明天早班飞机南下，可别赖床哦！”庄玲遥积极地说。

“玲遥，你该不会也想趁机算个命才这么热心吧？”离智蔷一眼就看出老友的目的。

“啊……哈哈，女人嘛！总是想多知道一些有关自己的事嘛！”庄玲遥干笑几声，一脸心事被拆穿的尴尬。

“是哦！”黎智蔷瞅她一眼，好气又好笑。

“我该走了，免得我妈又念个没完，明天见！”庄玲遥拎起皮包，准备打道回府。

“你要回去了？”黎智蔷顿时觉得孤单。

“怎么？难道你真的怕到需要人来陪啊？”庄玲遥一脸惊奇的怪叫。

“去去去，要走就快走，我知道你又要为了明天穿什么衣服而想破头了。”黎智蔷了解地取笑。

“哈！被你猜中了，既然要去看一个酷哥，我得好好打扮一番啰。”庄玲遥向她甜甜一笑，走出大门。

送走庄玲遥，她立刻将大门紧紧关上，缩回沙发沉思。

希望明天那间大学讲师能够证实那阴阳眼男说的全是错的，那么她就不用再这么疑神疑鬼的了。希望啊！她由衷期盼着。

第二章

下课钟响，阙正罡抱著书从教室走出，看了看表，没忘记和庄琴遥有约，于是快步向他的研究室走去。

他不只是南部这所有名大学历史系的讲师，还是研究所中专门研究古文翻译的指导员，没课时，他通常会去研究室继续他的甲骨文编译工作。

但是，自从他不小心露了一手相命的功夫之后，从教室大楼到研究室之间的路就突然变得非常遥远，因为他经常会在半路被许多学生拦住，要求看个手相什么的，这么一耽搁，半个小时还回不了研究室是常有的事。

不过他不知道，他会这么受欢迎并不纯粹因为他的异能，更重要的是

他本身散发出来的无形魅力。

清爽的短发，随性的穿著，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温文有礼，内敛朴实，言谈举止恰如其分，不夸张，不骄矜，上课时言必有物，妙语如珠，下课后没有老师的架子，轻松幽默，待人亲和。

他的帅并非俊美，完全是以气质取胜，一七七公分，看来略微高瘦，很有中国书生的味道，清瘦的脸上镶着深刻的五官，那双晶亮有神的眼睛是全身灵魂所在，仿佛能洞悉人性似的，深邃得让许多女学生着迷不已。

这也许是他开的课一直都爆满的原因，他在 S 大的人气几乎可以媲美偶像巨星了。

倒是他对自己受欢迎的程度有点消受不起，毕竟他只是个学者，一下子被学生们冠上个“异能讲师”实在有点不伦不类，因此他很少提及他本身天生具有“阴阳眼”与“通灵”的本事，免得招来更大的骚动。

然而，尽管他深藏不露，他眉宇间凛然的正气仍然呼之欲出，没有丝毫邪气的五官总是让人会不自主地信赖他，他当年的教授，也是目前历史系系主任江博芳就常常对其他人说，他的魅力不是直接的，而是以全方位的扩散向四周蔓延，那是一种属于耐人寻味、历久弥新的影响力。

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这么受欢迎。

只是，从没有人知道像他这么有人缘的人居然从未谈过恋爱！

没错，他是很受女孩子喜欢，但这也只是人际关系上的顺利，一旦要进一步，他的精神就会主动产生排斥。就理论上来说，他已到达一种无欲的状态，没有女人能引起他的兴趣，感觉上，他似乎已对爱情有了免疫作用，那些让人欲死欲生的爱情病毒在他身上一点都引不起效用。

或者，他上辈子是个和尚吧！他经常以此自嘲。

走在林荫小道，看见五、六个学生又朝他奔来，他就暗叫声苦，无奈地立在原地，等着接受询问。

“阙老师，你有空吗？”一个清纯的女孩柔声问道。

“只有十分钟，想问什么就问吧！”他笑了笑，不忍拒绝这票为小事烦恼的年轻学子。

“我最近一直受伤，我妈要我去拜拜，你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女孩伸出手掌，忧心忡忡地问。

阙正罡没有看她的掌纹，只是看看她的脸色，就说：“你换了床位，那不适合你，再摆回原来的位置就打了。”女孩瞪大眼睛，原来她一星期前果然私自将挂室重新摆设，这么私人的事老师竟然也知道！

“那我呢？老师，我最近和男朋友老是吵架，你帮我看看……”另一个女生接着又问。

“你啊，专心读书吧，一直盯着男友会让他喘不过气来的，学着信任他，两人才能走得长长久久。”他摇摇头，这些学生很少问功课，全是问感情。

“这样吗？”“没错，听老师的话就对了。”他又笑了，双唇拉成一道迷人的弧线。

“老师，还有……”还有人想问问题，但远远的就有人打断了这次的解惑大会。

“阙老师！阙老师！”庄琴遥上气不接下气地冲了过来。

“啊，时间到了吗？”阙正罡又看了看表。

“老师啊，跟你约好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庄琴遥嘟着嘴责难。

“抱歉，我马上去。你姊姊到了吗？”他向其它同学摆摆手，随着庄琴遥走向研究室。

“已经等一下子了，我就知道你一定又被缠住，所以才亲自来找你。”庄琴遥已经修过他两年的课了，和他比较熟，说话口气不像对师长，倒像对朋友。

“真抱歉，我以为还有点时间，才会帮她们看看。”他淡淡地解释。

“我姊和她朋友在你的研究室前等你，我等一下还有课，得先走了。”庄琴遥没多余的时间，一说完就跑向文学院。

阙正罡点点头，独自走向研究室，一路上想起昨天庄琴遥和他提起她姊姊朋友好象被鬼缠住的事，心中不能不纳闷，好巧，前几天他到台北出差也发现一个女人有同样的情况，怎么这年头有这么多人撞鬼了吗？才这么转着思绪，他就看见研究室门外立着两个女子，一个短发丰腴，相貌和庄琴遥有点相似，另一个则蓄着半长发，纤细高挑，那背影看来有点眼熟……忽地，他在那女人背后看见一团模糊的阴影，心中一骇，忍不住惊呼：“是你！”黎智蔷闻声转过头，一见到他，眼睛也瞪得奇大，难以置信地指着他高喊“是你！”庄玲遥不解地看着他们两人，急道：“怎么啦？”“玲遥，就是他！他就是电梯里的那个阴阳眼男人！”黎智蔷抓住她的手着慌地道。

“什么？”庄玲遥看着阙正罡，怎么也看不出眼前这个斯斯文文的男人会通灵。

阙正罡对这巧遇感到不可思议，他稍稍缓和诧异，上前自我介绍：“我是阙正罡，你们是琴遥的姊姊庄玲遥和黎智蔷小姐吗？”“你就是琴遥说的算命先生？”黎智蔷只觉得乏力，搞了半天，她找上的竟是让她陷人痛苦的元凶。天！这算哪门子的巧合？“我不是算命先生，我只是个历史系讲师……”阙正罡忙着解释，但心中不无惊讶，因为这个女人身后跟着的是他见过最棘手的“东西”。

“讲师就可以随便乱讲话？要不是你那多嘴的一句话，我这几天会被吓得难以成眠？”黎智蔷一脚跨向前，气得想扁人。

“如果你是要来确认我说的话，那我可以再说一次，黎小姐，你背后真的东西跟着，而且不瞒你说，“他”是个难缠的家伙。”阙正罡摇摇头，干脆明说。

“什么？”黎智蔷吓得脸色更白，觉得胸口那颗大石不但没移开，反而更沉了。这趟说不定来错了……“阙老师，既然我们都找来了，你就帮小蔷看看，有没有办法帮她……”庄玲遥着急地问。大太阳底下，听阙正罡说得笃定，她只感到一阵凉飕飕的风灌进领口，忍不住打哆嗦。

“这……”他犹豫了。这浑水蹚是不蹚？“你敢说不……是你把我的生活搞成一团乱的，现在你得给我负责到底，否则我嫁不掉就永远赖着你……”黎智蔷心急之下，脱口大骂。

阙正罡愣了愣，被她凶悍却惊惶的表情慑了一下，有那么一瞬，他恍如看见一个为了追寻真爱不惜违抗命运在古代女子，那火热的眼神足以将一些横互在她面前的阻碍燎烧成灰……怎样的一个刚烈女子啊！即使转世投胎，那坚毅的个性依然不减。

“就算你要赖着我，我也不一定帮得了你，你的情瘴已纠缠了好几世了……”他盯住她，喃喃地道。

“什么？”黎智蔷征征地后退一步，没来由地感到心痛。

“阙老师，你的意思是你也没办法救小蔷吗？”庄玲遥搓着双臂，焦灼地问。“也不尽然……”阙正罡瞄了一眼那个纠葛的邪物，对方正挑衅地向他龇牙咧嘴，可是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别再和他啰哩巴唆的了，玲遥，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个人在胡扯而已，我们再去找别的算命师问问。”黎智蔷气不过他的态度，拉起庄玲遥的手就走。

“你去问别人说法都不会差到哪里去，只要真有道行的，一看就知道你的问题，但恕我直言，要能驱走那“东西”的人并不多。”阙正罡不得不先提醒她。

“是啊，小蔷，你就让阙老师帮你处理好了，他人这么好，不会不帮忙的。”庄玲遥拚命替阙正罡说好话，难得见到这么顺眼的男人，她可不想轻易放弃进一步认识他的机会。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黎智蔷瞪着她，细眉纠结成团。不用说，她的死党一定又胳膊往外弯，被这个姓阙的迷去了心窍了。

“先进来吧，我把你的事说给你听。”阙正罡说着率先走进他的研究室。

“走啦！进去啦！”庄玲遥死命拖着黎智蔷，跟在他身后，进到这间不到八坪大的小研究室。

黎智蔷看着房间内堆满许多书籍，但一点也不显得凌乱，而且窗户开向东方，整间房内光线充足，空气流通，让人一进来就觉得精神一振。

阙正罡请她们两位在椅子上坐下，接着拿出一串佛珠挂在门口。

蓦地，黎智蔷感到肩上长久以来的酸疼减轻了许多。

“咦？”她惊疑地低呼。

“怎么了？”庄玲遥连忙问道。

“没……没什么……”她不敢明说，支吾地想带过。

“你的肩膀轻多了，对不对？”阙正罡了然地笑着。

“你……你怎么知道？”她吃惊地看着他。

“因为经常趴在你肩上的那个“家伙”已经被困在门外了。以前你一定常觉得腰酸背痛，也查不出原因，这其实都是他搞的鬼，现在他近不了你的身，你当然会觉得舒服一些。”他简单地解释。

黎智蔷这下子不得不承认他有两下子，因为她此刻的确觉得浑身轻松多了。可是就这样相信他又太快了点，天晓得这是不是一个花招。

“你说你会通灵，那你能帮我向那“家伙”问问他干嘛跟着我？”她提出难题考他。

“不用问，我已经知道了。”阙正罡将椅子拉到她面前，执起她的手低头审视，又抬头看看她的脸，正色道：“八百多年以前，你被迫嫁给一个大你二十岁的富商，但你已心有所属，在成亲当天，你不惜引火烧毁新房，趁乱逃逸，打算奔向情人身边，没想到火势一发不可收拾，富商不仅脸部烧伤，家当也被烧成灰烬，他在半死不活的情况下发狠追你，在漫天大雪中失手一箭将你射死……那位富商不甘人财两失，当时便起了毒咒，不管你是生是死，他的魂魄将永世纠缠着你，让你形只影单，直到地老天荒！”黎智蔷瞠目结舌地看着他细说从头，骇异之余，一股热泪却不听使唤她溢出眼眶，一颗颗泪珠像是前世在大雪中凝结的哀痛，终于在轮回后的今生融化成水……“小蔷！”庄玲遥听得也是眼眶发红。这故事听来太惊心动魄了！

阙正罡直勾勾地望着黎智蔷，被她怔忡中流下的泪水击中心坎，似乎

有某种奇特的感觉在这一刻被挑动，一向无欲如钻石的心竟因此起了阵阵波澜。

“我……身后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富商？”黎智蔷声音哽咽。

原来她前世欠了一份情债未还，才会在爱情中漂泊不定。

“是的，他不接受超度，不转进轮回，只是一味地缠着你，他被他的毒誓困住了，你也一样。”阙正罡心头依旧发烫，这样的孽缘听来令人惘然又哀伤。

“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又不爱他，难道他就不能死心？”她无助地低喊。

“如果能死心，他早就彻悟了，岂会世世紧跟着你？”他叹了口气。

“你能帮我吧？既然你看得出我的前世情债，那么你应该能帮我把他度化，是不是？”她的手搁在膝上微微发颤。

他几乎是反射性地握住她冰冷的小手，安抚道：“别怕，我会替你想办法的。”她直觉地感受到他手心传来的暖意，抬头看着他湛黑的双眼，一颗惊惧的心倏地安定下来。

这么平静的感觉让她好怀念！

好象曾在什么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情景，有人在雪中这么呵护着她的心……庄玲遥看他们又是握手又是相看两不厌的，忍不住咳了两声，道：“接下来该怎么做呢？阙老师。”阙正罡倏地从忘情中回神，连忙收回手，尴尬地站起来，说道：“我有个叔公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的道行较高，我请他帮你吧！”黎智蔷也有些脸红，捂着脸颊，不太清楚自己怎么会和一个陌生男人握手握得这么自然。

“什么？要找你叔公？你不行吗？”庄玲遥不悦地问，在看过帅帅的阙正罡后，她可不想去看一个老头子作法。

“我只是能看能懂，至于那些驱魔的法事我不在行。”他转过身笑了笑，“放心我叔公很厉害的，而且他就住在台北，对黎小姐来说更方便。”“但我们怎么找他？”黎智蔷从多愁善感的前世中回到现代，强硬的个性又出现了。

“这样吧！大后天星期六，我正好有事要北上，我带你们去他的住处，把事情向他说明一下，他应该会帮忙的。”他翻开行事历，确定时间。

“你要来台北？那太好了，到时我们会去接你。你要搭火车还是飞机？”庄玲遥兴奋地问。

“飞机比较省时。”“好，没问题，我有车，可以负责接送……”看好友满脸都是热切的模样，黎智蔷就觉得丢脸。

“玲遥，节制点，你的热情对南台湾的男人而言太‘辣’了，人家不见得受得了。”她扯扯庄玲遥的衣袖，揶揄地说。

“啊，是吗？”庄玲遥做了个鬼脸，笑了。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你确定班机再适知我，我和玲遥会去接你。”黎智蔷写下联络电话。

“对对对，我的手机号码也给你，找不到小蔷，找我他一样。”庄玲遥也补上自己的行动电话号码。

“好，我会和你们联络。”他点点头。

“那我们走了，大后天见。”黎智蔷边向他告辞，边将双脚定在原地、一副死赖着不动的庄玲遥拖出研究室。

阙正罡送她们出来，一阵冷风刮过他的脸，他定眼一看，那个魂魄又黏上黎智蔷的背后，而且回头对他露出强烈的敌意。

“黎小姐……”他皱眉唤住黎智蔷。

“什么事？”她回过头看他。

“这个先带着……”他从手腕拿下一串佛珠，走向她，帮她带上，“这几天尽量不要去偏僻的地方，保持平常心。”“哦……”她不安地揉着肩膀，听出他口气中的警告意味。

“记住，放宽心，你愈有勇气，就愈百毒不侵。”他拉出一道稳定人心的笑容。

“我懂。”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振作精神，和庄玲遥走出校园。

阙正罡望着她们的背影，心底一直有着不太好的预感，他有直觉，虽然他将这次的麻烦推给了叔公，但事情似乎不会这么容易就解决，而最让他不安的，正是他对黎智蔷的某种情绪感应。

为什么她触动得了他的心？在芸芸众生中，为何独独对她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他疑惑地看着她留下的电话号码，陷入沉思。

星期六，黎智蔷没想到会是个倒霉又晦暗的日子。

一起床，她就接到庄玲遥来电说她奉命陪老板到香港出差，早上就出发，所以没空陪她去接阙正罡，要她自己去，言谈中尽是觉得见不到阙正罡的可惜。

真是的，那个随时能发骚的女人就这样放她鸽子。

但重头戏则在中午下班的时候，她正准备去机场接阙正罡，还没跨出大楼大门，就被一脸臭气熏天的孙国钦拦下，当着来来往往的人潮，被他扭住手臂，挨了他一顿斥骂。

“你满意了？黎智蔷，大闹我的婚礼，让我在宾客和亲朋好友面前丢脸，让我太太气得取消蜜月，到痕7b在还不肯和我同房，甚至扬言要立刻和我离婚！你……你说，你安的是什么心？你分明不爱我，为什么还要来破坏我的婚姻？”“放手！是你请我去喝喜酒的，怎么？有胆子放帖子，没胆子承担后果？”她又羞又气地挣开他的手，不客气地反讥。

“你故意的，对不对？在那样的场合说出那么不要脸的话，也不想自己是个性冷感的女人，碰也不让人碰一下，你居然还敢在大家面前胡说八道，公然侮辱我。你这贱人，你根本不懂爱情，也不配谈爱情！”孙国钦再次挺住她的手，咬牙切齿地大吼。

“你闭嘴！是你自己先脚踏两条船的，你才不配谈恋爱！”她气得浑身发抖，拒绝和他上床居然被他说成性冷感……可恶！太恶劣了！

“我脚踏两条船？你确定你曾经和我交往吗？除了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我们之间连接吻都没有！你只是在玩弄我的感情，我另寻出路有什么错？”他早就觉得不太对劲了，每当要和黎智蔷亲热一下就会犯头疼，不然就是浑身难受，那种怪异的感觉让他几乎怀疑她是不是会下蛊。

“我们没交往？我们在一起一年多，这样还不算交往？”她简直不能相信那段感情到头来被说成一文不值。

“太可笑了，那哪叫交往？你连爱是什么都不懂，却不让我去追寻真爱？告诉你，我已找到我爱的女人，你最好别再来搅局，否则我绝不会放过你！”他撂下话后，用力将她推开，拉好西装，转身离开。

她一个失衡摔在地上，跌坐在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来往的人群都对她投注好奇的眼光，其中还不乏同公司的同事，她羞愤难当地爬起来，眼中

噙着泪水，匆匆冲出大楼，拦了辆出租车往松山机场，在车上忍不住就哭了起来。

该死的孙国钦，竟然让她这么难堪，当初她怎么会爱上这种男人？没气量又没修养，跟流氓有什么两样？既然怕她报仇就别丢帖子啊，干嘛还一副耀武扬威地向她挑衅？她边痛哭边在心中咒骂，一古脑儿地将委屈全部发泄。

他以为她不知道吗？他因为她一直不跟他上床就转移目标，好象性才是爱情的表征一样，没把身体交给他就不是爱他，这种低级理论也只有男人这种单细胞生物才会认同。

哼！结婚有什么了不起？他还以为她是忘不了他才去婚礼闹场？别开玩笑，她只是气不过被他背叛而已，他愈是威胁她不准破坏他的婚姻，她就愈不放手！

她诅咒他，她要他的婚姻永无宁日……来到机场，已比约定时间迟了二十分钟，她不顾哭红的双眼，下车就在机场大门与大厅间猛找阙正罡的身影。

突然，有人轻拍她的肩膀，她一回头就看见一身白衬衫、牛仔裤清爽打扮的阙正罡。

“对不起，我迟到了……”她的声音还有严重的鼻音。

“黎小姐，你……你怎么了？”阙正罡诧异地盯着她红肿的双眼。

“我没事，只是大哭一场。快来，我们先上车再说。”她吸着鼻子，拉着他走出机场大门。

“为什么哭？有人欺负你？”他关怀地问。

听见他温柔的声音，她的泪又开始泛滥，猛地转过身，揪住他的衣裳就哭道：“告诉我，有什么方法可以破坏别人的婚姻？你是内行人，一定有办法，不管是奇门递甲还是任何妖法都行，请你帮我把那个臭男人的婚姻搞得天翻地覆，我要他被遗弃、被鄙视，我要他永远得不到爱……”阙正罡被她那含恨的口气吓到了。她发生什么事了吗？“冷静点，黎小姐，你这样没头没脑地发飙无济于事，况且毁人良缘是造孽啊，绝对不可行。”他低声安抚。

“教我怎么冷静？是他先无情无义的，我在他的婚礼闹场又怎么样？那混蛋凭什么在公司大门羞辱我？好过分……”她愈说愈激动，泪水更如滂沱大雨般落下。

“好了，我知道了，别哭，先上车吧！”他大概听出了点端倪，抱住她的肩，招来一辆出租车，将她扶进车内，并指示司机朝士林开去。

黎智蓄其实并不是伤心，而是气愤，气自己竟然曾经喜欢过孙国钦，真是瞎了眼才会把精神浪费在他身上。庄玲遥说得没错，那个自以为是的痞子不配拥有她的爱，她该庆幸没有嫁给他！

阙正罡不再多说什么安慰的话，只是从口袋掏出手帕递给她，任她哭个够。

她的感情事不平顺早有迹象可循，一次次的失恋已是命中注定，如果想有好的结局，得先想办法解决掉她身后的恶灵才行。

她用他的手帕擦掉眼泪，还顺便擤掉鼻涕，情绪稍微平息了，才抬起头，心有不平地质问他：“像遇到那种可恶的男人也是我的宿命吗？”“说宿命太严重了，那只是一点点干扰而已。”看着她眼睛鼻子哭得红肿的憨样，

他不禁莞尔。

“这还叫一点点干扰？根本是完全的颠覆！我的恋情没有一次有始有终，谈这样的恋爱太辛苦了，可是偏偏我又逃不过那些主动上门的桃花，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她下意识扯住他的衣袖，咬着下唇，希望他能给她答案。

“基本上，你是个很迷人的女人，才会有许多男人接近你，可是由于你周身的气很乱，连带会影响那些对你有好感的男性，导致无法彼此沟通，因此才会造成决裂。”他慢条斯理地解释。

“总而言之，都是我后面那个不散阴魂搞的鬼？”她怒道。

“没错，前世的因，成为今生的果，这是你这辈子要背负的情债，在这个劫数未完之前，你的感情不会顺畅的。”他不得不说清楚点，好让她有个谱。

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她身上？她百思不解，向来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她一直认为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好坏全凭自己的意志，是非也只在心思的转折之间，哪是一些莫须有的力量所能控制？可是现在她被迫成了一个不得不迷信的女人，一个阴魂恶灵就能左右她的恋情，一个未曾谋面的老头说不定又能改变她的人生，好象她这一辈子就只凭解开与那个富商之间的情仇而生，这么说来，她此生不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你知道吗？在遇到你以前我一直不相信命运和所谓因果论调，就算是此刻，我也抱着怀疑的态度……”她眯起眼睛，迷惘地盯着他。

“这很正常，玄学这种东西除非碰上，否则很难去认同，但是这世界上本来就有许多科学无法证明的事，在许多未知尚未被理论化之前，何妨放开心胸去平等看待一切？”他笑了笑，神态自然又平和。

“我丑话先说在前头，如果到后来我的命运一样没什么改变，我可是会去告你造谣生事，这点你最好要有心理准备。”她口气不佳地威胁。

“你的个性还真是强悍哪！”他朗声大笑，“放心，如果我骗你，我任凭你处置。”他笑起来时脸上线条变得更好看，听琴遥说他有三十岁了，但为何看来比二十八岁的孙国钦还要年轻许多？她有些怔忡，心跳的速度突然变快。

这是怎么回事？她和以前每个男友在一起都不会有这种奇异的感觉，那就像被人压着心脏的窒闷，流回心室的血液全带着一抹淡淡的酸涩……“对了，庄小姐出国了吧？”他话锋一转，问及庄玲遥。

“咦？你怎么知道？”她吃惊地反问。

“那天看她的面相有驿动出现，我早猜到她一定没空来接我，方才看你一个人来就印证了我的揣测。”“连这个你也看得出来？”还真神咧！她心中对他的佩服又增加一分。

“每个人出生的时间、地点与空间都不相同，造成了不同的能量与气流，而这些能量与环境互动后，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符号产生在人的脸部、手纹之中，这就是面相与手相能根据其变化推测一个人命运的由来。”他尽量说得简单。

“符号？人的身体会产生符号？怎么我看不到？”她不懂，低头看着自己的掌心。

“你不是看不到，只是看不懂，就像手掌上的一个小小的线条，对手相师来说就有意义可解，对你来说不过是个纹路而已。”他说得头头是道，甚至还教她如何看掌纹。

她听得啧啧称奇，未发现两人贴得好近。

“真是奇怪，你好象对这些都有研究？”她觉得把他当算命师是不妥当的，他的学者风范比较符合古代宫廷里的占卜师形象。

“我研究古文，中国古代的文字几乎全部是为了卜卦才留下的，例如甲骨文，也是为了占卜各种吉凶休咎才存在，因此看多了自然知道一些。”他没说出他对古文的喜好其实正是为了查明自己从小的通灵能力为何而来。

“嘿，既然你懂不少，那你能帮我对付孙国钦吗？”她兴奋地问。

“我刚刚说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黎小姐，做这种事只会伤害你自己而已，何必和他计较呢？你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他，而是那位你看不见的敌人。”他摇摇头，她的倔脾气还真令人不敢恭维。

“可是，他太过分了嘛……”她嘟囔着。怎么可以就这么被孙国钦给欺负了去！

“孙国钦不能把你怎样，不去理他就没事了，可是那位富商的恶灵却是放着不管会更糟，你的情绪会这么激动多少也受到他的影响，懂了吗？”他就像个老师般对她谆谆教诲。

“原来我的脾气变差也和他有关？”她恍然，这几年，每次回家都被母亲说她愈来愈容易动怒。

“是的，再放任不管，你的气会更乱，到后来很可能被他压制，变得面目可憎……”他故意吓吓她。

“哇！有那么严重吗？”她脸色发白地转过头，差点就和他鼻子碰鼻子，又连忙往后缩，心再度悻然乱跳。

阙正罡的表情也有点奇怪，两人的气息在几秒中交错时，他有种触电的麻酥感，潜意识立刻警铃大作，他太明白这样的心动意味着什么情况。

事情有点不妙！他暗忖道，他最好早点将她交给叔公，然后和她保持距离，免得日后牵扯太深。

三十年来没爱过任何女人，他过得清心寡欲又自在，他想维持那样的生活，不想被她给破坏掉。

“这方面的事严重起来能让人发狂的，所以请小心。”他脸色一正，挪了挪身子，与她拉开一点空隙。

“哦！”她乖乖地点点头，不敢看他。不过他说得有理，现在还理孙国钦干什么，阙正罡可是来帮她对付那个“鬼东西”的。

“我叔公住士林，他今年八十岁了，也是从小就具有奇特的能力，一生都在帮人看相，化厄解凶，他的经验比我多，由他帮你比较安全。”他稍微介绍一下他叔公，好让她安心。

“这……需要施法吗？”她心中毛毛的，感觉上，那种什么法术、招魂等等仪式都带点诡魅，阴得很。

“这得由叔公决定。”他爬流着短发，看向窗外。

事实上他有点担心，因为这几天一直找不到叔公，但他急着将黎智蔷的事交给叔公去解决，于是不管他在不在家，直接将黎智蔷带去，反正那个老闲人一向没事做，应该不会不在家才对。

随着目的地即将到达，黎智蔷莫名地忐忑起来，她看着车子转进一条小巷，全身的细胞都在急遽地骚动。这驱鬼仪式真的有用吗？阙正罡会不会是故意将她骗到这里？可是这时才怀疑他的居心不是有点迟了吗？玲遥竟在这节骨眼上弃她而去，可恶啊！惊疑不定地瞪着前方，黎智蔷焦灼地绞着十

指，被紧张重重围住，再也说不出话来。

第三章

眼前的老头瘦小得像个老鼠！

这是黎智蓄见到阙法天的第一印象，当然，她很快地就警惕自己把人想像成老鼠是种大不敬，尽管实在像得不得了……随着阙正罡爬上这栋老旧的公寓三楼，直接开门走进房内，她立刻陷入一片昏暗又沉闷的气氛之中。

窗户上挂着厚重的窗帘，把光线全都挡在屋外，房里只有简单的竹桌和竹椅，斑驳的墙上钉贴着一个神桌，上头放了些八卦镜和桃木剑等奇怪的东西，膜拜的是一幅没见过的白描画像，画像上写着“太上老君”。有那么一瞬，黎智蓄以为自己走入了拍片现场，因为放眼望去尽是不真实的景物，好象只要导演一喊“开麦拉”，就会有一大群古装演员出场似的。

然而，当通向后室的门帘一掀，阙正罡的叔公阙法天一拐一拐地走出来后，不真实的感觉立刻就消失了，因为他那尖嘴抿腮的德行活脱脱就是古代茅山道士的翻版！

“叔公，这位是……”阙正罡才刚要介绍，就被阙法天打断。

“你们两人一块的来找我干什么？想驱鬼吗？”阙法天举起骨瘦如柴的手轻捻着下巴的几绺灰白胡鬃，一双利刃小眼扫过阙正罡，最后落在黎智蓄身上。

“是的。”他恭敬地回答。可是心里仍不敢胡信这个住在这间破房子的小老头有多大本事。

“你一定在想，我这小老头看起来没什么份量吧？”阙法天讥讽地说穿她的想法。

她心一凛，有点怕了，这传透视力还真有点邪门。

“不敢……”她口是心非地说。

“哼！还不承认，你就是不信邪才会弄到现在这种难以收拾的局面，看看你那印堂，黯淡无光、恶鬼正想办法要把你吞了，你还悠悠哉哉一副没事人一样，笨蛋。”阙法天哼了一声，直指着她的眉心厉喝。

喝！哪有一见而就数落人的，这老头未免也太嚣张了吧！

“就是不信邪，因为我不像你看得到的啊，你以为谁都像你们姓阙的有阴阳眼啊？”她被骂得发火，也颇不得敬老尊贤了。

“哟？还是个火性子？你就是被你这种个性害惨的，好端端的嫁给富商享福不要，硬是要把事情弄成两败俱伤的地步才甘心。我就说嘛。爱情根本只会害人，你拼死拚活地要抓住的感情，到头来只把你陷入诅咒的危险中、世世代代都跟着你……”阙法天摇摇头，一下子就把她的前世情孽道尽。

她以为阙正罡把她的事全告诉了他，并不吃惊，只是有点气他的傲然态度，因而立刻顶嘴道：“对我来说，嫁给一个不爱的人不如死了算了，这种心情你这个老得像骨董的人是不会了解的。”“呀呀呀，正罡，你是从哪兄我来这丫头片子的？不仅倔强，那张小嘴还爱逞强。”阙法天有些意外，来找他的大部分都是惊惶不安的气虚样，但她却没半点无助仓皇，反而强硬得咄咄逼人。

嗯，这或许是她身后那个恶灵一直无法进一步伤害她的主因吧！

阙法天在心中啧啧称奇。

“叔公，她叫黎智蔷，是我学生的朋友。你也看到了，她的身边有不干净的东西，所以才来找你帮忙。”阙正罡简单地道。

“咦？他不知道我要来吗？”黎智蔷奇道。

“我一直找不到他，什么都还没对他说……”阙正罡抱歉一笑。

“那他怎么会知道我的事？”她这才惊觉自己可能太小觑这个老头子了。

“这就是所谓的道行，笨丫头！你到现在还在怀疑吗？”阙法天轻啐，拐着走向木头椅子坐下，又按着说：“你在前世就是个不受礼法拘束的女子，偏偏被许给了这个阴狠又古板的男人，唉，都是命啊，一桩错误的婚姻带来了惨痛的悲剧，造成死者不能瞑目，才会产生今天这种局面。”黎智蔷定定地听着，呆了。

“我说过，叔公比我厉害多了。”阙正罡顺口给阙法天戴了个高帽子。

“再厉害也不行，那鬼家伙我收伏不了。”阙法天没给迷汤灌昏，冷冷地拒绝。

“什么？”阙正罡诧异地问。

“不什么，我老了，功力变差，那恶鬼的咒下得太重，到死都不会放过这丫头，得有个年轻力壮又能通灵的阳性才能制得住他。”阙法天说着一双小眼直盯着阙正罡看。

“那不就在说你吗？”黎智蔷醒悟地转头看着阙正罡。

阙正罡岂会听不出他在推卸，蹙了蹙眉，通：“叔公，别这样，我学校的课很忙，又要研究古文，没时间帮黎小姐，而且我又不懂各种法术，怎能做这件事？”“我说正罡啊，这可是你自己去惹来的麻烦哦，谁要你没事点出这丫头的前世？你以前从不会主动和人提起这种事的，偏偏见到她就封不住口，所以这件事全是你自找的，你得对她负责。”阙法天将事情撇得一乾二净。

“这……”阙正罡哑口无言。没错，他至今仍搞不懂自己干嘛在电梯内初遇到黎智蔷时会多嘴。

“其实不瞒你们，我碰巧在昨天向太上老君起誓要退休了，从此金盆洗手，封了眼，不再替人看相解厄，因此，丫头你的事就让正罡帮你吧。”阙法天说着打了个呵欠，一副懒散的样子。

“封眼？你是在开玩笑吧，叔公？”阙正罡吓了一跳。阙法天不干了，那不就意味着他得接手他的工作？天哪！这下子可糟了。

“正罡，咱们阙家每代都有通灵人出现，帮人消灾解厄是义务，你爸本来也有这种能力，可是他一结婚这能力就消失了，现在我退休，你就成了阙家唯一有能力的人，理所当然这丫头的事就要落在你头上。”阙法天笑嘻嘻地看着他。

“可是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啊！”阙正罡现在知道他之前不好的预感是什么了。敢情逃了多年的义务仍然绕回他头上？“没兴趣也要做，这是咱们阙家祖宗发的誓。”阙法天正色道。

“但是……”“好啦！我和医院约好今天去检查心脏，没时间陪你们了。”阙法天摆摆手，站起身，准备送客。

“叔公！”阙正罡爬梳着短发，清俊的脸全是为难。

“时候到了，你自然会知道该怎么做，不过我可以先透露一点，十天